

崩潰年代：1948

蔣永敬

摘要

民國37年（1948），是戰後國共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這年9月8日至1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指出：「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這五年的計算是從1946年7月算起，即是還有兩年的時間。但是到了1948年9、10月間，共軍攻下濟南、錦州後，毛氏又把五年的時間提前一年，「大概只需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達到了」。亦即到1949年10月左右，就可以「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統治」。毛氏的估計，可謂準確。

但蔣介石在元旦文告為鎮定人心，申言「消滅匪軍有形力量，終可在一年內完成。至於各地散匪，須待有形的匪軍消滅以後，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時間，方能澈底肅清。」到了濟南、錦州失陷以後，社會、政治、經濟、外交與人心動搖。

到了年底，華中「勦匪」總司令白崇禧自漢口電蔣，促與共方言和，實即要蔣下野。於是要蔣下野與共言和的呼聲，此起彼落。這年最後一天的除夕，蔣集黨內要員座談，首先宣讀明日元旦文告，其中有「個人進退出處，無所繫懷」之語。有垂涕泣而道者，有慟哭失聲者。

這是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已臨崩潰情勢。本文題曰〈崩潰年代〉，是就國民黨方面1948年的軍事、財經、黨政與人心的崩潰情形，期作進一步的探討。

對日八年抗戰，國力消耗至鉅，民窮財盡，人民流離失所，無不渴望和平，厭懼戰爭。中共掌握此種心理，倡導和平，反對內戰，而又以和備戰，國民黨則是以戰逼和，和既不能，戰爭愈演愈烈，進至1948年，內

戰已達三年，國方已是精疲力竭，士氣消沉，每戰皆北；尤其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敗，精銳盡失，不堪再戰。而共方則以戰勝之威，士氣旺盛，必欲奮戰到底。國方復以金融崩潰，物價飛漲，人民痛苦已到極限。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以為只要蔣氏下野，和平立可實現。反蔣倒蔣之聲為之升高，共黨與黨外人士倡之於先，黨內同志應之於後，裏應外合，毛澤東完成打倒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工作，便指日可待了。

關鍵詞：蔣介石、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法幣改革

The Age of Collapse: 1948

Chiang Yung-Ching*

Abstract

In the year 1948, the Chinese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entered its third year. At the CCP Politburo meeting in Xibopo from September 8th to 13th, 1948, Chairman Mao Zedong announced that he was going to completely defeat the KMT within five years. The five years Mao referred to began in July 1946, meaning that there were two years left at that time. After the Communists' capture of the cities of Jinan and of Jinzhou in September and in October, 1948 respectively, Mao declared that it would take only a year for the CCP to overthrow the KMT rule. His judgment could be considered accurate indeed.

To calm the public, Chiang Kai-Shek asserted in his New Year's Announcement that, "In a year, the main armed force of the Communists will be taken over. As for the remnants of the CCP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will require another one or two years to root out." However, the loss of Jinan and Jinzhou severely undermined people's confidence in Chiang socially,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s well as in terms of foreign diplomacy.

Towards the end of 1948, in a telegram sent from Hankou, General Bai Chongxi, the Central China Pacification Director, urged Chiang to hold peace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suggested that Chiang ought to step down from his current position. Such a demand quickly spread. On December 31st, 1948, Chiang called a meeting of leading KMT members. When Chiang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retire, some of the members wept, and some were choked with tears.

The downfall was overall-militarily,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This paper, entitled "the Age of Collapse", aims to explore the

*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atastrophic situations of the KMT in 1948. After eight year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e country lost its strength and wealth, and people were weary of war.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mindset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the CCP called for peace while preparing for war. The KMT on the contrary fought the war in order to reach peace. The exhausted KMT army was defeated in the major campaigns of Liaoshen, Huaihai, Pingjin, etc. With financial crisis and deflation, the situation of the KMT further deteriorated. Chiang Kai-Shek became a target of public criticism, at first by the Communists and eventually by his KMT comrades. Mao's goal to overthrow the power of Chiang and of the KMT was then close at hand.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Liaoshen Campaign, Huaihai Campaign, Pingjin Campaign, legal tender reform

崩潰年代：1948*

蔣永敬**

壹、前言

民國 37 年（1948），是戰後國共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這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報告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¹ 這五年的計算是從 1946 年 7 月算起，第三年是「今年（1948）7 月至明年 6 月」。即是還有兩年的時間。² 但是到了 1948 年 9、10 月間，共軍攻下濟南、錦州後，毛氏又把五年的時間提前一年，「大概只需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達到了。」亦即到 1949 年 10 月左右，就可以「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統治」。³ 毛氏的估計，可謂準確。

但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說：「消滅匪軍有形力量，終可在一年內完成。至於各地散匪，須待有形的匪軍消滅以後，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時間，方能徹底肅清。」⁴ 蔣之元旦書告，目的顯為鎮定人心也。到了濟南、錦州失陷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1 年 7 月 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 年 9 月 29 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下卷，頁 343。

² 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實現 5 年推翻國民黨的指示，1948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獻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第 17 冊，頁 333。

³ 毛澤東關於再有一年可推翻國民黨的估計，1948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473。

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民國 73 年），卷 32，頁 195；《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

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於 11 月 25 日自記其對時局之感想曰：

軍事失利以後，社會、政治、經濟、外交與人心動搖之現象，決非想像所能及也。加之戰地難民及青年逃奔後方，難以安置，沿途傷病官兵無法管理之紛亂情勢，更足令人痛心。⁵

到了年底，華中「勦匪」總司令白崇禧自漢口電蔣，促與共方言和，實即要蔣下野。電曰：

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整個國軍，雖不辭任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之崩潰。⁶

要蔣下野與共言和的呼聲，此起彼落。這年最後一天的除夕，蔣集黨內要員座談，首先宣讀明日元旦文告，其中有：「個人進退出處，無所縈懷」之語。有垂涕泣而道者，有慟哭失聲者。⁷ 蔣讀文告畢，張道藩首先發言，謂文告一發布，黨政及地方必然分裂。王世杰說：這文告不是要和，像是要不和，美駐華公使克拉克（Lewis Clark）曾有蔣總統一下野、軍政俱立垮之言。谷正綱說：總統一下野，必致樹倒猢猻散。繼續發言者此起彼落，大多數反對總統出處問題一段，以為必須刪除。蔣謂不必改，可照此發出。發言者仍止。最後蔣囑立即發布，並作色而起曰：「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盡做令我下野的事。」以手擊桌，拂袖而去。當諸人激辯時，孫科曾謂自奉命組閣後，在滬就醫之時，來談之人，無不希望和平實現。此言亦頗有力。⁸

這是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已臨崩潰情勢。本文題曰〈崩潰年代〉，是就國民黨方面 1948 年的軍事、財經、黨政與人心的崩潰情形，期作進一

國 80 年），第 9 冊，頁 1，民國 37 年 1 月 1 日條。

⁵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國民黨黨史會，民國 67 年），卷 7，上冊，頁 158；〈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5-025。

⁶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203-204。

⁷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206。

⁸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93，民國 37 年 12 月 31 日條。

步的探討。⁹

貳、軍事走向崩潰

中共原先估計五年內打倒國民黨，是根據 1946 年和 1947 年兩年的作戰經驗。這兩年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 189 個旅，為數 270 餘萬人（包括非正規軍）。而共方則由兩年前 120 餘萬人發展到當時的 280 萬人。故估計今後三年可以殲敵 700 萬人左右，而共方可達擴展到 500 萬人之目的。這樣不但能打倒國民黨，且可統治全中國。¹⁰ 但在 1948 年 9、10 月攻下濟南和錦州以後，毛澤東即估計國民黨不可能再動員 300 萬人。大約再以 1 年左右的時間，再殲敵 100 個師左右，即可達成目的了。¹¹

據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稱：去年（1947）一年被共軍所毀之國軍計 187 個團，被俘團長以上軍官 148 人，陣亡團長以上 50 餘人。¹²

至於國民黨方面的軍事情況，繼去年 1947 年連續挫敗之後，今年更為險惡。東北方面，據共方資料，謂自去年 12 月中發動冬季攻勢以來，到今年 3 月中結束，歷時 3 個月，殲滅國軍 8 個師，並有 1 個師的投共，計 15 萬 6 千餘人，攻占城市 18 座，壓縮國軍於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¹³

⁹ 近年來許多學者興起以一年為斷限的研究，或為專書或為專文，且大多集中在戰後國共內戰期間（1945-1949），如：金沖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劉統，《中國的 1948 年兩種命運的決戰》（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傅國湧，《1949 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武漢：長江文藝，2005 年）；張仁善，《1949 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胡平生，〈一九四七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 年；田居儉，〈開國奠基的 1949〉，《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12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 年）。

¹⁰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333。

¹¹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474。

¹²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9，民國 37 年 2 月 15 日條。

¹³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295。

在東北共軍發動冬季攻勢之初，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於 1 月 7 日的電報說：「我軍目前能使用之兵力，不足四個軍（約八個師），故本會戰之情勢，甚為險惡。」¹⁴ 次日，又接王叔銘及陳誠電，知情勢危急。蔣自記曰：

接叔銘電稱，昨（七）日瀋陽前方失利，情勢危急，余（蔣）得此始以為不至如此危急；及接辭修（陳誠）電，乃知公主屯附近兩師已被匪消滅，情勢果甚危迫也。¹⁵

9 日陳又電蔣：「瀋陽之圍尚未解除，準備困守。」¹⁶ 為此，蔣於 1 月 10 日飛臨瀋陽，並召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至瀋會商，與談增援東北事，傅反而要求增加華北兵力，殊出蔣之意外，察覺傅之態度「適與前相反」。蔣無奈曰：「何耶？」¹⁷ 其實華北亦危，傅之要求增兵華北，非無故也。蔣氏多疑，似乎亂了陣腳。

蔣自瀋回京後，認為「辭修因病而發生心理變態，更為可慮」。決定設立東北剿匪總部，以衛立煌為總司令，接替陳誠，「或可轉危為安也」。¹⁸

陳去衛接，東北更是無可救藥矣。王世杰 2 月 9 日記曰：

東北軍事日趨艱危。陳辭修（誠）以病解除其指揮之職返京，衛立煌往代。易將之事，在此艱危情形下舉行，軍隊又頗複雜，前途極可慮。¹⁹

衛接任後，以糧彈兩缺，情勢嚴重，參謀總長陳誠據衛之報告，上蔣

¹⁴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臺北：國史館，民國 96 年），頁 695；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2。

¹⁵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 月 8 日。

¹⁶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 月 9 日。

¹⁷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 月 10 日。

¹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 月 17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¹⁹ 《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國 79 年），第 6 冊，頁 173，民國 37 年 2 月 9 日條。

簽呈，謂因運輸機缺乏，對東北補給困難，擬先謀打通新民至錦州間鐵路交通。蔣則決心將東北國軍主力撤至錦州集中，以保存此僅有之兵力。即手書衛立煌及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指示撤退要領，並將手書交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羅澤闓帶往瀋陽實施。²⁰

此一撤退計畫，不失為集中兵力，鞏固錦州，屏障華北之善策，其後錦州不保，瀋陽、平津皆失，益證錦州鞏固之重要。但衛以瀋陽以南已經解凍，為濫泥季節，道路田野，均沒膝難行，大軍行動困難異常，撤退計畫難以實施。蔣即召見國防部次長林蔚等商討空運撤退問題，決定仍行固守之法。²¹而林彪之東北民主聯軍不因「解凍」問題而進攻不已。至3月中，國軍在東北地區之長春、瀋陽、錦州，乃益陷於孤危中矣。²²

與此同時，西北戰局亦危。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3月1日電陳：

彭匪德懷率其第一、二、三、四、六縱隊，並會同賀龍、王鏊各一部，共約十五個旅（實際為十一個旅），於丑梗（2月23日）圍攻宜川，因於感（27日）起，與我劉戡軍於宜川以西會戰以還，戰況激烈空前，我匪傷亡均極慘重，刻我軍已陷入極度苦戰中。²³

蔣接電自記曰：「審閱戰報，得悉宜川形勢不利，我增援主力又被匪攔阻，損失頗重為慮。此戰如果失敗，則陝西與西北局勢皆危矣。」²⁴是日，宜川陷，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第九十師師長嚴明皆殉。蔣記曰：「此一損失，全陝主力幾乎損失三分之一以上，維持關中與延安據點，已甚為困難。」²⁵是役共軍以11個旅7萬人，包圍殲滅胡軍精銳部隊5個旅（缺1個團），兩個師部，一個軍部，共2萬8千人。為中共西北戰場第一大捷。經此戰役後，

²⁰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37年2月22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41-43。

²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46-47。

²²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54。

²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47。

²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37年3月1日。

²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37年3月1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48。

共軍向渭北、隴南進軍之門戶，業已洞開。²⁶ 蔣頗埋怨胡宗南「疏忽粗魯，毫不研究匪情，重蹈覆轍，殊為痛心。」²⁷ 其實胡之親信機要熊向暉乃潛伏共諜。胡之一舉一動，共方瞭如指掌也。

4 月 21 日，國軍撤出延安。胡則「撤職留任」。旋即撤銷之。蔣又埋怨胡曰：

審閱戰報，始知延安我軍今晨（21 日）已全部向洛川撤退。在此國大期間，宗南擅撤政略要點，可謂無知已極！但令其縮回延安，已不可能，故只有聽之。²⁸

東北、西北既危，華北、華中、華東戰局亦險。華北方面，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麐率兩師兵力，於 1 月 13 日在河北涞水戰役中，其新編第三十二師被共軍圍攻，師長李鼎銘陣亡，官兵傷亡幾達三分之二。軍長魯英麐突圍痛憤自戕。蔣聞而自記曰：「華北戰局將日益嚴重，前途大難，仍未已也。」²⁹

華中方面，河南大部分已為共軍所控制，皖北、鄂東、鄂北亦為共軍所侵入。³⁰ 共軍陳賡部於 3 月 9 日圍攻洛陽，守軍第二〇六師與共軍戰，至 14 日城陷。³¹ 殲守軍 2 萬餘人。旋由國軍兩軍（第十八、第四十七軍）反攻收復之。³²

與此同時，華東方面共軍陳毅部向濟南進攻，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報稱：共軍有 3 個縱隊及 3 個師於 3 月 10 日侵入張店後，繼犯周村、淄川等地，有續犯濟南可能。21 日，共軍一部迫近濟南，主力則

²⁶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290。

²⁷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3 月 2 日。

²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4 月 21 日。

²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 月 15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9。

³⁰ 《王世杰日記》，第 6 冊，頁 175，民國 37 年 2 月 12 日條。

³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54、57。

³²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292。

向昌樂、濰縣進攻。³³ 4月27日，濰縣陷，膠濟路中斷，而濟南、青島危矣。³⁴

共軍再度發動濟南戰役，而至攻占濟南，是從9月16日起，至24日結束，殲滅國軍10萬4千餘人，其中國軍第九十六軍軍長兼整編第八十四師師長吳化文率2萬餘人投共。此對濟南之失，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吳的投共，使共軍順利地控制了濟南機場，國軍空運增援的行動，為之停止。且造成濟南城防一大缺口，澈底動搖了守軍防禦的決心。共方原計劃要一個月攻下濟南，只用了8天的時間就攻克了。³⁵ 王耀武、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牟中珩等將領23人被俘。³⁶ 除兵力損失外，武器的損失亦極慘重，據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說：損失槍4萬支，子彈1千5百萬發，輕機槍2千挺，汽油百萬加侖。³⁷

吳化文原為韓復榘舊屬，西北軍馮玉祥系統，其投共，實造成蔣之一大震撼。自記曰：

吳化文叛變以後，不僅影響於濟南之失陷，而其關於全國軍心，尤其關於馮玉祥舊部所殘留於國軍者，約十五萬人之不安，更為重大。從此軍心之團結尤難矣。³⁸

事前王耀武報告，謂16日起，大舉猛犯濟南的共軍有九個縱隊，採用人海戰術，輪番攻擊，晝夜不停，守軍抵抗傷亡甚重。亟望北進兵團早日北上。³⁹ 而北上兵團，迄無應援。蔣於18日自記曰：

共匪圍攻濟南，祇有一日，東南堅強工事陣地，竟為其突破，西南機場亦遭匪自齊河方面砲擊，致空運軍隊無法繼續實施（按：僅空運兩營即斷）。……此乃增兵濟南原有之主張，為國防部高級

³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55、59。

³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79。

³⁵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678。

³⁶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345。

³⁷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41，民國37年10月19日條。

³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37年9月25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³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131。

人員（按：指顧祝同等）所轉移，未能事先空運，以致臨渴掘井，竟遭此厄。⁴⁰

濟南計畫，明知匪必來攻，且可望其為全局轉危為安樞機，不料僚屬與其所部腐敗拙劣，鑄此大錯，以後局勢艱困更難矣。⁴¹

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在共軍圍攻濟南 4 天後，始下令集中援軍於徐州以北，共方估計尚需數日才能集中完畢，其援軍數目大約有 20 個旅左右。認為可能使其北援計畫難於完成，但阻援以爭取攻城所必要的時間，是可能的。⁴² 但劉之援軍未敢北援，加以吳化文率兩個旅之內應，因此，順利的攻占了濟南。⁴³

蔣以為此次吳化文之變，是因為吳之「眷屬此次在兗州陷落時被擄，而又送還濟南之故，即中共匪陰謀。」⁴⁴ 按兗州陷落是在這年 7 月 13 日。⁴⁵ 其實吳化文早在兩年前即暗通中共。⁴⁶ 而中共決定攻濟計畫中，即將吳列入內應的條件。⁴⁷ 於此可見國方「防諜」工作之失敗。

濟南之失，使毛澤東「認為舉行徐蚌戰役，甚為必要」。⁴⁸ 這是國方軍事大崩潰的前奏。對整個國民黨之敗，具有關鍵性。蔣則深悔「不能專心軍事，而幕僚又無定見定識，不勝愧悔之至！」⁴⁹ 悔之已晚，此乃蔣之重大的失策。

⁴⁰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9 月 18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36。

⁴¹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9 月 25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⁴²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334。

⁴³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45。

⁴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9 月 20 日。

⁴⁵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41。

⁴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673。

⁴⁷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321，1948 年 8 月 28 日，軍委攻占濟南的指示。

⁴⁸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47。

⁴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9 月 18 日。

叁、毀滅性的三大戰役

一、遼瀋戰役

遼瀋戰役，是中共東北野戰軍自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 日，由進行錦州戰役，而至占據瀋陽的戰役。共殲國軍 47 萬 2 千餘人。9 日，部分國軍從海上撤往關內，中共據有東北全境。⁵⁰ 是役國方則稱犧牲精銳 30 萬。⁵¹

東北共軍自 3 月間結束冬季攻勢以後，曾兩次準備攻取長春，最後還是因恐長春城堅難下，放棄攻長計畫。因此也使中共東北全軍獲得了 5 個月的大休整，野戰軍充實到了 61 萬人，士氣旺盛。⁵²

蔣於 7 月間，在南京召集國防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顧祝同、東北「勦匪」總司令衛立煌等，研討放棄東北方針與撤退部署問題，衛又藉詞不撤，謂東北我軍已恢復其戰力與精神，而瀋陽獨立守備計畫，亦已達成，除長春國軍糧煤不濟外，並無其他顧慮。對於試圖打通錦瀋路，衛以為此時士氣與將領心理，絕不可能，若責其固守瀋陽，則有把握。於是決定暫時固守瀋陽，限於 3 個月內積極整頓補充，恢復戰力，待命出擊。而長春守軍，務令其相機撤至瀋陽。⁵³ 蔣似猶豫不決，搖擺不定，其自記曰：

余（蔣）以為只要瀋陽糧煤可以自給無虞，則不如准其固守待時，而不必急令其出擊，打通錦瀋路也。只要瀋陽能固守不失，整補戰力，則東北主匪決不敢進擾華北，故決令堅守。⁵⁴

9 月 12 日，遼瀋戰役開始，衛立煌於 24 日自瀋赴京向蔣面陳，謂共軍林彪部於 9 月初以五個縱隊置於彰武、新立屯地區，阻我瀋陽守軍出擊，另

⁵⁰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73。

⁵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74。

⁵²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334。

⁵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12。

⁵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7 月 22 日。

於 12 日以 4 個縱隊及 1 個師向義縣、錦西、綏中、榆關北寧路沿綫進犯，企圖孤立我兩錦（錦西、錦州），我軍堵擊，已揭開遼西大戰序幕。⁵⁵ 國軍方面，東北由衛立煌指揮的 5 個兵團共約 50 萬人，其中由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統率的第六兵團盧濬泉第九十三軍（軍長盛家興），沈向奎的新八軍，集中於錦州，闕漢騫的第五十四軍任錦西、葫蘆島地區的守備。⁵⁶ 蔣於 9 月 30 日飛臨北平，與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研商，先調獨立第九十五師運葫蘆島，再續運駐秦榆之新五軍（後改番號第八十六軍）兩師，增強錦葫兵力。⁵⁷ 繼又增調第六十二軍、第九十二軍（一個師）、第三十九軍，加入援錦東進兵團，由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指揮。是役國方投入的兵力共有 5 個兵團，10 個軍，33 個師，連同地方團隊共約 60 萬人。⁵⁸

時徐永昌隨蔣赴平，向蔣建議長春早撤為宜，蔣云撤歸瀋陽為佳。徐以為甚難；如撤熱河，必有幾分可得，尤其在我自動撤出，軍事物資得以自如處置。並建議此時敵決不虞瀋陽國軍之傾巢而出，逕救錦州。果將錦敵擊潰，再回瀋陽，亦無不可。否則屯集錦葫之綫，以保衛華北，最為上策。蔣是之。⁵⁹ 10 月 2 日，蔣到瀋陽，召開軍事會議，聽取各軍長、師長作戰意見，彼等以打通營口為目的，而不敢向彰武、新立屯出擊，取攻勢。蔣力斥其不當，堅決主張向北（按應指向彰武、新立屯）對匪主力出擊。且謂華北方面已增四師來錦增援，方無異議。⁶⁰ 是時義縣、興城、綏中不守，瀋陽、錦州孤危益甚。⁶¹ 蔣之指示向北出擊，距離錦州益遠，卻給毛澤東以可乘之機，使林彪全力攻錦而無後顧之憂。

⁵⁵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40。

⁵⁶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1945-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4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637-640，戰鬥序列表（二）。

⁵⁷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42。

⁵⁸ 《遼瀋戰役親歷記》，頁 634-635，指揮系統表（一）。

⁵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28，民國 37 年 9 月 30 日條。

⁶⁰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0 月 2 日。據《郭汝瑰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頁 222 謂，蔣「嚴令非攻新立屯不可」，郭以為「根本不可能解救錦州」。

⁶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43。

共軍林彪鑒於錦、葫國軍兵力加強，攻錦猶豫不定，擬先攻長春，因向其中央軍委請示云：（一）估計攻錦時，守敵 8 個師，雖戰力不強，但亦須相當時間才能解決。錦州能迅速攻下，仍以攻之為宜。（二）長春之敵，數月來經我圍困，我已收容逃兵 1 萬 8 千人左右，士氣必甚低，故目前如攻長春，把握大為增加。毛的指示是：你們利用長春之敵尚未出動，瀋陽之敵不敢單獨援錦的目前緊急時機，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錦州。林即以 2 個縱隊和兩個獨立師對付錦西、葫蘆島之敵，以 6 個縱隊攻錦州，以 4 個縱隊對付瀋陽援錦之敵，以 9 個獨立師對付長春之敵。⁶²

蔣於 10 月 3 日離瀋回平，5 日上午赴塘沽，乘重慶號軍艦赴葫蘆島，6 日晨抵達。徐永昌及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等隨行。下午蔣至第五十四軍關漢騫軍部，召集團長以上軍官訓話並合照，且與被圍錦州的范漢傑通電話。回艦又召集師長以上到艦上聚餐，說明此次戰役之重大意義，不僅解錦州之圍，並須會瀋陽之師，聚殲頑敵，故自天津一帶調來第九十二軍、第六十二軍，以及獨立第九十五師，計 6 個師，悉集此一地帶，即為成功此一攻勢。語多興奮與昂勉。⁶³

7 日，艦上閒話，桂永清屢言軍無鬥志，葫、錦間不通，僅 20 餘公里，敵勢不大，增第六十二軍即可辦，何須再增四個師之眾方可通耶？蓋蔣之意，在接出瀋陽軍隊，桂則認為無望。午近 11 時，蔣約徐談話，問曰：日昨你看怎樣？徐知其即指錦瀋軍事也。答曰：照昨日總統（蔣）訓話之懇切勉勵，軍官之精神尚旺，第一步打通錦葫之綫，可能達到；若云第二步企圖（按指會瀋陽之師聚殲頑敵），則難言矣。蔣聞言即坐起連謂怎麼講？徐即曰：軍隊無鬥志，在上者經商，其次吃空額，其下離心離德，如此軍隊尚何言戰。蔣問言所由來。徐答言者殊夥；最近艦中桂永清即言之。蔣無言，顧而呼曰：端飯。才 11 時半也。又責窗櫺之何啟開，面色殊不豫，飯未竟而去。⁶⁴ 蔣對桂頗為不悅，見「艦（重慶號）髒非常，……深為痛惜，嚴斥

⁶²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50-352。

⁶³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30-131，民國 37 年 10 月 5、6 日條。徐記蔣云自煙臺「調來新八軍」，似有誤，可能為第三十九軍。

⁶⁴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31，民國 37 年 10 月 7 日條。

桂永清負責改正。惜乎！所部更無海軍人才，而彼（桂）以陸軍將領來帶海軍，不知負責學習，亦不知海軍之常識，想念國事，不勝憂悶之至。」⁶⁵

7 日下午回塘沽，乘火車返平，車過廊房，徐再語蔣，謂早間之言無結果，擬再竟其意，蔣笑詢如何，徐謂總統如謂必有把握，余（徐）為過慮，否則似宜亟謀補救之方。蔣問如何補救，徐即請以李文易侯鏡如（第十七兵團司令，指揮東進援錦），指揮上或較有力。蔣謂李不能離平。徐則請蔣再至瀋陽、葫蘆島督師。蔣謂瀋陽之兵已出。徐謂亦然，或不時於空中視察指導，如此庶收效較宏。蔣曰我上海還有事，那麼我明日便不走了。徐答以此須請總統酌其輕重矣。即辭而出。⁶⁶ 有謂蔣去上海，因蔣經國在上海督導經濟「打虎」，嚴辦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投機買賣黃金美鈔。應夫人之請，而往救之也。

瀋陽之師，由廖耀湘第九兵團統率五個軍（新一、新三、新六及第四十九、第七十一軍），組成西進援錦兵團，遲至 10 月 8 日始向彰武進攻，行動亦復遲緩。⁶⁷ 這個漏洞卻被毛澤東抓到了，他指示林彪等說：

審敵進佔彰武置於無用之地，表示衛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錦州之圍，不敢直援錦州，避免遠出被殲之危險。錦州都是雜牌，即使被殲亦不痛心。⁶⁸

在毛的指示下，林彪加緊攻錦。10 月 9 日至 13 日掃清錦州外圍，14 日對錦州總攻擊，經過 31 個小時激戰，於 15 日下午全殲守軍，俘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及兵團司令盧濬泉以下近 9 萬人。⁶⁹

東進援錦兵團自 9 日起連日向錦州進攻，被阻於塔山（北距錦州約 40 公里，南距錦西約 10 公里），激戰多日，未能進展，而錦州失陷。⁷⁰

⁶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0 月 7 日。

⁶⁶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31-132，民國 37 年 10 月 7 日條。

⁶⁷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94。

⁶⁸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59。

⁶⁹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59。

⁷⁰ 光亭等，《國共內戰》（護國與解放）（臺北：知兵堂，民國 95 年），頁 54-78。

錦州既陷，廖之西進援錦兵團尚留在彰武地區，不即西進，派在瀋陽的參軍羅澤闓向蔣電陳：「廖耀湘部須在一星期後作進攻新立屯（在彰武之南）之準備。」並稱：「衛總司令及廖司令官對增援錦州，均不欲冒險前進，現錦州已電訊中斷，我南北兵團向錦州夾擊計畫，恐難實現。」蔣氏「深慮錦州戰局已入最後階段，明知其無望，但仍思補救之道，決心親飛瀋陽，督導各軍急進赴援，即使錦州失陷，東西兩兵團援軍仍繼續前進，收復錦州，否則東北主力部隊將無法撤回關內也。」⁷¹

但共軍以 3 倍兵力截擊廖兵團於彰武、黑山之間。25 日，兵團指揮部電臺被共軍砲火擊毀，與各方聯絡中斷達 3 小時，衛立煌不明前線廖之狀況，逕令各軍突圍，於是爭先脫離戰場，秩序混亂，全軍潰散。28 日，廖及軍長李濤、向鳳武等被俘，損失精銳 7 萬，彈機糧秣稱是。⁷²

長春守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雲南部隊）於 10 月 17 日投共，兩日後，駐守長春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及新七軍軍長李鴻亦放下武器。如此，圍長春之共軍乃得抽調大部分兵力東進南下，以「堵塞敵人逃路」，「只要此著成功，敵無逃路」了。⁷³ 30 日，共軍攻入瀋陽東區，守軍第五十三軍前線部隊通共叛變，在城內的衛立煌神情恍惚，不發一言，似在坐以待斃，蔣電令他移駐錦西（靠近葫蘆島）。惟青年軍第二〇七師堅守渾河一帶，與共軍戰至 31 日晚，電訊中斷，向營口突圍。11 月 2 日，瀋陽失陷。⁷⁴ 9 日，國軍西進兵團 13 萬 7 千 8 百人自葫蘆島撤退。⁷⁵至此，東北全境乃為中共所控制。

國軍自 1945 年 10 出關，至此全軍覆沒，為時 3 年 1 個月。

國防部次長林蔚論東北失陷之責，是長春不撤，過在中央。錦州不救，則因遊移與分兵，廖耀湘兵團必擬先攻下彰武；彰武既下，不即西進，乃停頓一星期方動。如此救人不得，己亦不免。又既已西救錦州，復分兵攻取營

⁷¹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0 月 15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50-151。

⁷²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64。

⁷³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64-365。

⁷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65-166。

⁷⁵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73-174。

口。衛、廖皆難辭其責也。⁷⁶

國方遼瀋戰役失利的原因，各方有不同的看法，傾向於國方者則認為「東北之失陷，由於瀋陽援兵久而不至。瀋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衛「貽誤戎機達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見有此種不受節制之將領。」⁷⁷ 傾向於共方的看法，則認為「衛立煌的良苦用心。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也使蔣介石的戰略計畫化為泡影，從而在中國革命最為關鍵的時刻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⁷⁸ 以上兩者不同的看法，相反而適相成。

蔣氏事後檢討，深覺處置失當而自責曰：

當時以情勢而論，錦州既陷，明知反攻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尤以士氣不振，將心不固為慮，苟能照當時初意，由新立屯撤回瀋陽，固守一時，再向營口撤退，轉進葫蘆島，以圖恢復錦州，亦計之得者也。余不此之圖，竟以長春部隊叛降與國際外交情勢惡劣之故，仍令不顧一切冒險出擊，竟遭此莫大之失敗，其責任之重，將何以自贖也。⁷⁹

二、徐蚌會戰

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始於 1948 年 11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結束，歷時 65 天。國方動員的兵力約 60 餘萬人，共方約為 70 萬。戰區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抵商邱，北自臨城，南達淮河流域。⁸⁰ 是役失敗，為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最大的關鍵。

徐蚌會戰的發起，距遼瀋戰役結束只有 4 天，距共軍攻占濟南後 40 天。

⁷⁶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70，民國 37 年 11 月 30 日條。

⁷⁷ 孫果達、劉斌斌，〈遼瀋戰役中的衛立煌〉，《南方日報》，2004 年 12 月 22 日；陳孝威，〈為什麼失去大陸〉（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頁 497-503。

⁷⁸ 孫果達、劉斌斌，〈遼瀋戰役中的衛立煌〉。

⁷⁹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0 月 30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⁸⁰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61。

是役共方作戰的目標為殲滅國軍下列幾個兵團：

黃伯韜第七兵團，於 11 月 22 日在江蘇北邳縣碾莊被殲。黃自戕。

黃維第十二兵團，於 12 月 16 日在安徽蒙城附近雙堆集被殲。黃被俘。

邱清泉第二兵團，於 1949 年 1 月 10 日在河南永城之陳官莊、青龍集被殲。邱自戕。

李彌第十三兵團，與邱兵團同時同地被圍，李突圍，部隊被殲。

孫元良第十六兵團，與邱兵團同時同地被圍，孫於 12 月 6 日先突圍，部隊被殲。

此外尚有李延年的第六兵團和劉汝明的第八兵團，在安徽宿縣、蚌埠附近。

以上各兵團由徐州「勦匪」總司令劉峙及副總司令杜聿明指揮，實際由杜負責。總計參戰軍數三十個軍，七十五個師。⁸¹

是役共軍方面組織淮海戰役總前委，以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 5 人組成之，以劉、陳、鄧 3 人為常委，鄧為書記，臨機處理一切。指揮中原、華東兩野戰軍，準備在該地區作戰 3 至 5 個月（包括休整時間在內），吃飯的人數連同俘虜在內，將達 80 萬左右。⁸²

華東野戰軍有 16 個縱隊，轄 42 個步兵師。分布在蘇北、膠東、魯西、魯南地區，由陳毅、粟裕指揮。中原野戰軍有 8 個縱隊，轄 20 個步兵旅，分布在隴海路沿線及豫西，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⁸³

⁸¹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610，附錄四：徐蚌戰役國民黨參戰和被殲部隊軍、師番號表。

⁸²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91。

⁸³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448，1948 年 11 月 1 日，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番號的規定。

從組織上來看，共軍數量較多而組織精簡，分兩個野戰軍。劉、陳、鄧、粟均勇敢善戰，鄧尤精練。而國軍數量較少，組織龐雜，分 8 個兵團，將領之間，缺乏統一意志，作戰時不能密切配合，總指揮官劉峙平庸無能，杜較有經驗。

遼瀋戰役結束，華北、華中立即進入緊急狀態。蔣即於 11 月 4 日晚間召開軍事會議，出席將領有何應欽（國防部長）、傅作義、張治中、徐永昌、劉斐、林蔚、鄧文儀等，何報告這天傍晚國防部會議對華中現狀認為危險，擬此時前方僅守徐州，其兩翼有力之邱清泉、黃伯韜、李彌等兵團，應即撤淮河之線，俾作較有力之準備。不然敵如一面攻徐州，一面攻蚌埠，該線若壞，徐州已困，南京亦亂。蔣認為可行。當決定立即電話在徐州之參謀總長顧祝同明日（5 日）開始行動。⁸⁴ 共方顯然迅即獲知上項決定，立即提前發動淮海戰役，圍攻徐州兩翼之黃、邱、李等兵團，截斷徐、蚌之間的交通線，斷國軍撤退之路。

黃伯韜兵團之被殲：11 月 6 日華東野戰軍粟裕等，得知駐海州之國軍第四十四軍撤至新安鎮併歸黃伯韜兵團之訊，電告中央軍委，為打開戰場，便於主力開展，今晚即以 6 個縱隊及 1 個獨立旅，圍攻郟城、碼頭鎮、嶧縣、棗莊、臨城之敵，並向豐縣、碭山前進，掃清外圍。徐蚌會戰於焉開始。7 日，黃伯韜立即放棄新安鎮向運河以西撤退，華東野戰猛烈追擊。8 日，國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何基豐、張克俠（屬馮治安兵團）率 3 個半師在賈汪、台兒莊投共。⁸⁵ 不僅為華東野戰軍打開了通往徐州的東北大門，而且切斷了急於西撤的黃伯韜兵團之退路。⁸⁶ 如此，黃伯韜兵團全部可能跑不掉了。⁸⁷

黃兵團統轄五個軍（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一百軍）由新安鎮附近向運河西岸、徐州以東移動，大部分渡過運河，進駐碾莊與八義集陣地，遭共軍圍攻。黃於 13 日電蔣報告戰況：

⁸⁴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50，民國 37 年 11 月 4 日條。

⁸⁵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82-384。

⁸⁶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78。

⁸⁷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476，1948 年 1 月 11 日，軍委關於殲滅孫元良兵團的指示。

連日激戰，殲匪四萬餘，我軍亦傷亡四分之一，文（12）晚匪向我全面猛攻，守備碾莊各據點之四十四軍被匪突破。⁸⁸

據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稱：陳毅股以各種砲多門轟擊碾莊黃兵團，發砲 5 千發以上，黃難於支持，20 日撤出碾莊，在碾莊附近一帶重新布置。邱清泉兵團距黃兵團約 20 餘公里，不即往救，參謀部頗為不滿，邱亦有說，謂因徐州總部將其所屬兩師控制在徐州，故無力前進。⁸⁹ 22 日，黃率殘餘之 3 個團，向西北突圍，除少數脫險外，餘皆犧牲，黃自戕。⁹⁰ 該兵團 5 個軍 11 個師的高級將領大部被俘。⁹¹

中共軍委總結此役戰果，謂從 11 月 7 日至 11 月 22 日的 16 天中，華野和中野消滅了黃伯韜兵團外，還爭取何基澧、張克俠 3 個半師的起義，並占領徐州以南、以東、以北、以西廣大地區，隔斷徐、蚌聯繫，使徐敵處於孤立地位。⁹²

黃維兵團之被殲：該兵團轄 4 個軍（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軍），均為中央嫡系部隊，裝備、訓練、作戰經驗均佳，尤以第十八軍為最，該軍是陳誠的起家部隊。除第八十五軍屬湯恩系統外，其餘 3 個軍是以第十八軍為基幹擴展的。一向擔負戰場重要任務。該兵團由平漢線駐馬店出發，東進馳援，於 11 月 18 日抵達蒙城，繼續北上，期與宿縣李延年兵團會合，被劉伯承之中野所阻，激戰於雙堆集。⁹³

在黃維兵團尚未抵達蒙城前，中共軍委即指示劉伯承等，要他們以中野六個縱隊及地方兵團之全力對付之。⁹⁴ 迨黃維兵團抵達雙堆集後，黃於 12

⁸⁸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頁 175-176。

⁸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62，民國 37 年 11 月 22 日條。

⁹⁰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84。

⁹¹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78；《徐蚌戰役親歷記》，頁 610，附錄四，該兵團為 11 個師。

⁹²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511，1948 年 11 月 23 日，軍委關於全殲黃百韜後的指示。按：何、張投共之部隊為 3 個半師，2 萬 3 千人。

⁹³ 《徐州會戰》，頁 78；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上冊，頁 199。

⁹⁴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485，1948 年 11 月 14 日，軍委關於殲滅黃百韜兵團的指示。

月 4 日電蔣報告戰況曰：

連日匪軍掘壕，迫近陣地，縮小包圍圈，入晚向我陣地猛撲，本（支）日發現其炮兵陣地，羅列於我四週，預料本晚起，恐有主要決戰。⁹⁵

同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稱：「黃維實力被殲已近半數，據黃維自己表示 33 個團中被殲已達 16 個團，尚餘 17 個團，……全殲該敵就較易了。」⁹⁶ 至 16 日黃兵團全部被殲。中共中央於 18 日祝賀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大捷電曰：

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七日止，你們（指中野、華野）解放了戰略要地徐州；全部殲滅了國民黨最精銳兵團之一的黃維匪部第十二兵團四個軍十個師及一個快速縱隊；生俘該兵團正副司令黃維、吳紹周；爭取得了黃維兵團之一一〇師廖運周部起義。⁹⁷

邱清泉、李彌、孫元良 3 個兵團之被殲：這 3 個兵團計統轄 10 個軍，邱兵團 5 個軍（第五、第七十、第七十二、第七十四、第十二軍），李兵團 3 個軍（第八、第九、六十四軍），孫兵團 2 個軍（第四十一、第四十七軍）。⁹⁸

自黃伯韜兵團被殲、黃維兵團被圍於雙堆集後，津浦線南段已斷，徐州已形孤立，後方連絡中斷，補給困難，國方決定放棄徐州，向南突圍，轉守淮河，掩護南京。由杜聿明副總司令率領此 3 個兵團於 11 月 30 日撤離徐州，向西南挺進，期於永城之線與黃維、李延年兩兵團會師，夾擊共軍。⁹⁹

杜率各兵團撤出徐州之行動，毛澤東瞭如指掌，當即指示劉、陳、鄧說：

本（11 月 30）日夜晚至次日（12 月 1 日）凌晨，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撤離徐州，向西南逃跑。從本日夜晚起，

⁹⁵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頁 192。

⁹⁶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539，1948 年 12 月 4 日，軍委關於殲滅強敵的指示。

⁹⁷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586，194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祝賀徐蚌戰役第二階段大捷電。

⁹⁸ 《徐州會戰》，頁 610-611，附錄四。

⁹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88。

華東野戰軍立即以四個縱隊展開平行追擊，以三個縱隊尾追，以集結在宿縣地區的三個縱隊向西北迎頭攔擊，渤海縱隊進入徐州守備。¹⁰⁰

杜電蔣報告部隊進行情況：每日夜行軍百里（華里）以上，2日晚以部隊零散，停止整頓一晚。2日繼續攻擊前進，則四面皆敵。12月7日，第十三兵團司令李彌電稱：率部自11月30日起，已轉戰六晝夜，5日夜起，敵以6個縱隊不斷向我猛撲。6日午後，因孫元良兵團轉移，整個戰局頓行不利。¹⁰¹

此時三個兵團被圍於青龍集、陳官莊地區。戰至6日晨，杜召集各兵團司令會商，決定各兵團以軍或師為單位，作幅射式的突圍，於夜間候令行動。議甫定，忽報孫元良兵團被敵突破，已成混亂狀態。此時邱清泉主張拼戰到底，遂罷突圍之議。入晚，孫兵團未與邱、李兵團聯絡，逕自突圍，為共軍所截擊。孫逃走，部隊被殲。¹⁰²

12月底，蔣自記曰：「黃維兵團被匪消滅以後，杜聿明所部又被圍於永城、宿縣之間，迄今幾及一月，尚未脫險。」¹⁰³ 被圍之師，饑寒交迫，大批投共。¹⁰⁴ 杜聿明31日電稱：「三十日晚，第三十二師之九十五團一營長晏子良不堪飢寒，率部投敵。」¹⁰⁵ 國防部乃向杜部空投食糧，每日額定40萬斤，但因氣候關係，最多僅30餘萬斤，而部隊實得者僅1萬餘斤，餘盡拋歪為共軍所獲。外國人笑我無膽，不敢低飛。¹⁰⁶

1949年1月8日杜聿明電稱：「邱、李兩兵團現僅剩約十團人，敵昨宵以來攻擊猛烈。」¹⁰⁷ 10日晨，杜率所部已傷亡殆盡，邱清泉自戕，杜被俘，李彌突圍。而孫元良早已逃走。11日，空軍偵察報告：昨夜我永城、宿縣

¹⁰⁰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406。

¹⁰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194。

¹⁰²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195。

¹⁰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207。

¹⁰⁴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17冊，頁626，1948年12月28日，軍委關於徐蚌前線的指示。

¹⁰⁵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94，民國38年元旦條。

¹⁰⁶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97，民國38年1月5日條。

¹⁰⁷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200，民國38年1月8日條。

間突圍部隊尚在包圍圈外三十里之處戰鬥，今日則踪跡杳然，不知下落矣。¹⁰⁸

至此，徐蚌會戰結束，國軍被殲滅的有 22 個軍，56 個師（內有 4 個半師投共）。¹⁰⁹ 55 萬 5 千餘人。¹¹⁰ 徐蚌會戰的潰敗，促使國民黨的分裂和蔣介石的下野，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崩潰。

三、平津戰役

平津戰役，起自共軍楊成武兵團於 11 月 29 日進攻張家口，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指揮的部隊撤出北平，接受中共的改編為止，為時 63 天。

遼瀋戰役結束，下一目標便是平津。在遼瀋戰役結束的第 3 天，即 11 月 4 日晚，蔣召集高級將領會商，到會者有國防部長何應欽，及傅作義、張治中、林蔚、劉斐、鄧文儀、徐永昌等，首先蔣說明共黨已得東北，蘇聯直接支持下之李立三、林彪等，必先趨熱河，繼而察綏，然後再對平津。蔣氏此一判斷誤矣。即由何應欽報告傍晚國防部會議情形，關於華北方面之擬議：

對華北軍咸主上計，撤青島與徐州，聯合攻擊陳毅股（在山東）；
中計撤海州以助徐戰；下計放棄平津，撤察綏，但希望西北軍隊
（按應指傅軍）撤西北，而其他軍隊（按應指中央軍）撤華中。

何報告畢，傅作義問劉斐意見如何？劉謂如能以天津作根據，南下過黃河，可與徐州、青島合攻陳毅股，亦為勝圖；因吾人船少，大軍無法輸送。但如西去，在大同能與太原打通，亦可持久。且云以彼觀察，可能林彪軍先來平津，聶榮臻股向察綏。鄧文儀謂天津祇有 20 日糧，北平亦僅一月糧，此兩地 4 百萬人口糧食即成問題，所以北平學生已在主張應宣布北平為不設防城。最近共方廣播即將以大量空軍轟北平，因之人心更為震動。意即北平難

¹⁰⁸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228。

¹⁰⁹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年），附錄四，頁 610-611。

¹¹⁰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92。

守也。

蔣問徐永昌對將來華北軍事作戰有何意見？徐以為敵人作戰不需後路，我則無此素養，必須保有可恃的後路，官兵心情方安。所以在綏遠包頭及其以西也好；在青島也好，須及早切實計畫而預為之備。軍心既固，作戰自然有力而可持久。至由津指濟，固為勝着，但敵今時交通實較我為便，如為黃河所限，又有大敵據守，後路未見固也。蔣亦以黃河阻礙太大。¹¹¹

蔣氏顯然同意徐的最後意見。傅未再發言，散會出往勵志社，謂徐曰：彼對渡河攻濟，以為並不難。徐則以為傅之「企圖心旺盛」，似有否定之意。當日晚，蔣約傅及張治中等，商討華北守棄戰略，甚久未決。次日，蔣再約傅商談，告以華北必須固，非萬不得已不得放棄，並以全權任其決定。¹¹² 6日，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商華北軍事方略，決令傅固守，並增加其兵力。繼與傅談，說明華北不能放棄，並以全權交彼，切勿有所顧慮。¹¹³ 是以固守華北，實由蔣之強力主導也。

以上何應欽報告之國防部所議三計，除中計意義不明外，其上、下計雖非萬全之策，但較之無所作為，自勝一籌。劉斐判斷林彪軍先來平津則至準確，其對華北國軍西撤或南下的意見，亦至重要。而徐氏的意見，對部隊的安全，多所顧慮，顯然不大贊同劉斐的主張。對於上、下計，傾向審慎。最後的辦法，是蔣之必須固守華北。¹¹⁴可以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其後事實證明這個辦法失敗甚慘，華北全軍覆沒。

是役共方的兵力分兩大部分，一為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轄兩個兵團，即楊得志的第二兵團和楊成武的第三兵團，計 11 個縱隊，31 個步兵旅，約 20 萬人；一為林彪的東北野戰軍，有 13 個縱隊，57 個步兵師（熱河 4 個獨立師在內），約 80 萬人，兩部共約百萬之眾。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 3 人組成平津前委及司令部，統一指揮平津地區作戰。¹¹⁵ 國軍在華北「勦匪」

¹¹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50-151，民國 37 年 11 月 4 日條。

¹¹²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1 月 4、5 日。

¹¹³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1 月 6 日。

¹¹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67。

¹¹⁵ 《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448-449，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央軍委關

總司令傅作義指揮下，分北平、天津兩個地區。

北平方面（含張家口），李文的第四兵團（轄第十六、第九十四軍），石覺的第九兵團（轄第十三軍），孫蘭峰的第十一兵團（第一〇五軍、獨立第三一八師、三個騎兵旅），不屬兵團的軍隊，有廖慷的第三十一軍，郭景雲的第三十五軍，李士林的第一〇一軍，安春山的第一〇四軍。計 8 個軍、1 個獨立師、3 個騎兵旅。¹¹⁶ 天津地區（含塘沽），陳長捷為警備司令，直轄 3 個師，1 個警備旅。配置有林偉鵬的第六十二軍，劉雲瀚的第八十六軍。另有保警、保安總隊、騎兵團等。塘沽、蘆臺方面，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為防守司令，轄第九十二軍（一個師）、段雲第八十七軍，獨立第九十五師，一個交警總隊，及非正規部隊交警等。¹¹⁷

至於天津兵力的實際狀況，據國防部次長鄭介民 1949 年 1 月 6 日自平回京述稱：天津計有第九十四軍兩個師（僅五個團堪用），第六十二軍 3 個師（內有一師老兵），第九十三軍之散兵一師（無械），第八十六軍 3 個師（僅有一師之力，而其軍長劉雲瀚不聽命，此君為陳辭修部下）。此外有東北散兵萬餘，現今其做工。另兩個地方旅。¹¹⁸ 就以上平津地區國軍部隊的番號估計，人數約在 50 萬至 60 萬之間。系統複雜、零亂，士氣低落。

作戰地區首在張家口、宣化、懷來一帶，次為天津，北平是最後和平解決。張、宣、懷一帶的國軍為傅作義系統的第三十五軍、第一〇一軍、第一〇四軍、第一〇五軍，計 9 個步兵師、3 個騎兵旅。¹¹⁹ 這個地區的部隊，是傅作義的基本隊伍，也是華北最能作戰的軍隊。如果垮了，北平也就完了。故為共軍主要攻擊的目標。

12 月 6 日，張家口的第三十五軍兩個師乘汽車 300 餘輛東撤，即被共

於統一全事職及番號的規定；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54-155。

¹¹⁶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津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1989 年），頁 507-510。

¹¹⁷ 《平津戰役親歷記》，頁 507-510。

¹¹⁸ 《徐永昌日記》，第 8 冊，頁 199-200，民國 38 年 1 月 8 日條。

¹¹⁹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09。

軍包圍於新保安（宣化、懷來之間）。¹²⁰ 同時駐張家口、懷來之第一〇四軍、第一〇五軍及兩個騎兵旅亦被包圍。¹²¹ 20 日，東北野戰軍 4 萬餘人開到張家口附近，與楊成武兵團 5 萬餘人會合，計近 10 萬人，形成對張家口傅軍 5 萬 6 千餘人的優勢兵力。新保安之第三十五軍於 22 日被殲，軍長郭景雲自戕。張家口兵團司令孫蘭峰於 23 日率領部分騎兵向綏遠商都撤退。¹²²

傅作義的基本部隊，已被殲滅，北平所剩餘的部隊，以中央軍系為主，據鄭介民 1949 年 1 月 6 日自平回京述稱：北平計有青年軍一師（第二〇五師），第六十二軍之一師（好），第十三軍四個師（好），第十六軍四個師（僅一師為舊人），第九十四軍（二師在平、二師在津），第九十二軍四個師（內有一師新兵），第一〇一軍三個師（僅可作一師用），暫三軍之一師。新兵幾個師（兩個月後可打仗）。¹²³ 以上計為 20 個師，至少有 4 個師不堪使用。面對中共野戰軍百萬之眾，幾如以卵擊石耳。

此時傅作義已準備與共言和，並已致電毛澤東，毛則希望傅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載之（北平日報社社長）和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一道出城祕密談判。¹²⁴ 但條件一直談不攏。

蔣派鄭介民到北平去會晤傅作義。¹²⁵ 傅要鄭和北平的各軍師長個別晤談，不必言他本人與鄭的意見，僅詢彼等個人如何見解。大家都表示信仰傅總司令，並願效忠；且謂就現在兵力論，只要糧不缺乏，打一年也不怕。傅且與鄭研商塘沽機場事，擬空運一個軍去青島，轉船去塘沽開展範圍，修建機場，由此運糧赴平津，或將守北平的軍隊運出去。認為此實上策也。¹²⁶

但在時間上，已不可能。東北林彪共軍自 12 月 9 日向平津、塘沽外圍進攻後，塘沽防守司令侯鏡如即向共方接洽投降，共方答應編為一個軍，仍

¹²⁰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13；《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549。

¹²¹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15；《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頁 549。

¹²²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19、422。

¹²³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99，民國 38 年 1 月 8 日條。

¹²⁴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328。

¹²⁵ 《平津戰役親歷記》，頁 286，記蔣派鄭赴平，在徐永昌之後，依之日記鄭在先。

¹²⁶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00，民國 38 年 1 月 8 日條。

任侯為該軍軍長。塘沽地區易守難攻，林彪決以 5 個縱隊包圍天津，待時機成熟，發動總攻。毛指示以和、戰兩手之策奪取天津，如果敵據學校頑抗，非用戰鬥不可，即便有所破壞，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勸降方法亦能解決時，則使用勸降方法。圍至 1949 年 1 月 11 日，林提出最後通牒，限天津國軍至遲須於 13 日 12 時以前開出，否則將於 14 日進攻。¹²⁷ 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召集林偉儔（第六十二軍軍長）、劉雲瀚（第八十六軍軍長）、杜建時（天津市長）商量，沒有一個說應該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卻也願意談判，以為緩衝。同時請示傅作義，傅的回覆是「堅定守住，就有辦法。」¹²⁸ 但共軍不允拖延矣，即發起攻擊。15 日下午，「天津解放」。¹²⁹ 陳、林、劉、杜等被俘。¹³⁰ 塘沽守軍 3 萬人則自海上撤出。¹³¹

天津失陷，對北平之影響，至為嚴重。傅作義函蔣，謂天津情況影響北平士氣民心至為嚴重，社會言論竟明示對守城者之怨懟，士氣消沉，一般幹部至認為已無前途，面對危局，憂心如擣。¹³² 傅聞蔣即下野，復於 1 月 20 日派參謀廉壯秋自平來京向蔣請示一切。下午三時半見蔣，言由元旦文告起，北平和談氣氛太濃；又因北方軍官眷屬多居天津，第九十二軍及九十四軍之被俘放歸的軍官因其本部在平，皆來歸部，而本部中自不能禁其不來，以是士氣益墮，今已無法再戰；但談判可以牽絆敵人，即現要求各守防地，不談改編或繳械；若不如此便打。傅擬得到一定辦法時，將軍隊交李文（第四兵團司令）。傅本人去綏遠。次（21）日，蔣即派國防部長徐永昌飛平，向傅傳達以下意見：（一）謀和希望與中央一致。（二）希望傅南來。（三）大量運出精銳部隊；如能給時間，有限度運出軍隊，可和平交出北平。傅謂第一項原亦擬如此，但限於環境，已由鄧寶珊等出城談判，軍隊原建制原番號開到指定地點，其高級官長去留聽便，唯共方先須派遣政工人員，此層為傅所拒絕，正續商中。第二項傅初意去綏遠，尚有步兵四師、騎兵三旅，仍

¹²⁷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23、426、430、433。

¹²⁸ 《平津戰役親歷記》，頁 132。

¹²⁹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35。

¹³⁰ 《平津戰役親歷記》，頁 202。

¹³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08，民國 38 年 1 月 17 日條。

¹³²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08，民國 38 年 1 月 17 日條。

可整頓効力國家。經徐述蔣之意，以南方必須有幾個忠貞負望之軍官，方可撐持。傅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總統（蔣）一隨員。至於第三項，現正擴修機場，但恐無大效果。徐於當晚 9 時許飛回南京，蔣已離京去杭州。¹³³

事實上，到了 1949 年 1 月 7 日，毛澤東提出較為寬大的條件，同時北平已在四面包圍之中。傅於 9 日派代表周北峰、張東蓀等與共軍代表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正式談判，共方開出的條件，是傅部人員一律不究既往，所有張家口、新保安、懷來戰役被俘的軍官一律釋放。但為部隊之整編問題，雙方仍有距離，傅準備打，共方於 16 日提出最後通牒。傅以鄧寶珊為代表，與共談和。¹³⁴ 至 22 日，與共方代表蘇靜正式簽訂「北平和平解放實施辦法」。次日，傅致電徐永昌說：

自津陷落後，北平戰局即萬分困難，士氣民心消沉浮動，迫不得已，於養（22）日上午十時雙方訂定軍隊保持原建制原番號，一個月後實行整編，在此期間，成立聯合辦事機構。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實現。¹³⁵

最後華北勦總所屬第四、第九兩個兵團 8 個軍 25 個師，完全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宣稱其五項優待條例。¹³⁶ 連同天津被殲和被改編的國軍，計 52 萬餘人。¹³⁷

傅之「局部和平」的經過，在一些當事人事後的回憶中，頗多分歧，但就當時的文獻來看，較之一般見風轉舵者，顯有不同。

在此之前，蔣歸咎於「原定集中全力固守津沽之計畫，恐難實現，果爾華北戰局已等於失敗矣，而宜生（傅）又為政治與虛榮所牽制，不願放棄北平而企圖固守，是無異自滅也。」¹³⁸ 對照徐之所記，以及蔣曾指示華北必

¹³³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11-213，民國 38 年 1 月 20、21 日條。

¹³⁴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58-160。

¹³⁵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17，民國 38 年 1 月 24 日條。

¹³⁶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47，民國 39 年 1 月 2 日條。

¹³⁷ 《周恩來年譜》，頁 810。

¹³⁸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2 月 12 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97。

須固守，而且授予全權，蔣氏所言，似乎有欠公允也。

四、三大戰役致敗原因之檢討

以上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戰役，國軍之崩敗，固因兵力、士氣不及共軍，尚有其他諸多致敗之因素，較為重要者，有如共諜之滲入與軍事機密之洩露，不同軍系之互相猜忌，以及前線將領之通共與投共等。

三大戰役統計表

戰役名稱	起迄時間	經歷天數	估計損失兵力
遼瀋戰役	1948/09/12-1948/11/02	52 天	47.2 萬
徐蚌戰役	1948/11/06-1949/01/10	65 天	55.3 萬
平津戰役	1948/11/29-1949/01/31	64 天	50 萬

國方察覺共諜之滲入與軍事機密之洩露，是 11 月 4 日軍事會議關於徐州之撤退事，僅隔二、三日，東京即有廣播。徐永昌向秦德純言，國防部及徐州總部之機要幹部中，似有敵諜潛伏。秦謂如郭汝瑰廳長與何基澧、張克俠等極莫逆一事以觀，即頗須注意之人物也。¹³⁹ 這是徐、秦 11 月 17 日的對話。何基澧、張克俠是駐徐州外圍的第三綏靖區副司令，是中共地下黨員，一週前率三個半師投共。郭為國防部第三廳廳長，主管作戰，早年加入中共，一度脫黨再思歸隊，與中共取得聯繫，被安排提供情報。¹⁴⁰ 11 月 4 日國防部會議的內容，顯然為郭所提供。所以共方迅即知之，立即提前發動淮海戰役（徐蚌會戰）。

又如濟南之失，蔣說王耀武過去表現都好，惟此次之表現，最使人慚愧而恥辱，其失敗仍由人事，其司令部第一處長為其外甥，第三處長為其親信，但當最後乃兩處長首先領導叛變。¹⁴¹ 再如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的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汪德昭，胡宗南身邊的親信機要人員熊向暉等，均為中共地

¹³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60，民國 37 年 11 月 17 日條。

¹⁴⁰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75；《郭汝瑰回憶錄》，頁 173。

¹⁴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37，民國 37 年 10 月 11 日條。

下黨員。¹⁴² 諸如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不同軍系之相互猜忌，是 1920 年代北伐統一以來，久已存在的問題。大的區分有中央系與非中央系（雜牌）之分，後者總是認為受到歧視。前者自視「正牌」，不免驕橫。且各系之內，亦非團結，而難以合作。其間最大的矛盾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之間的猜忌。蔣、李之積怨，早在北伐時期即有之，蔣在 1927 年 8 月第一次下野，即由於李之「逼宮」。行憲後李為競選副總統，與蔣幾致決裂。白為李之同系，足智多謀，在蔣、李鬥爭中，常為李之有力支時者，故蔣對白忌恨至深。1947、1948 年的軍事潰敗，白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蔣直接指揮之所致，而歸咎於蔣。蔣對白亦有所感曰：

近日何（應欽）、白（崇禧）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蔣）直接指揮之所致，而歸咎於余一人，……惟因前方將領逕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¹⁴³

戰局逆轉，情勢不利之際，一般高級將領往往乘機爭權，挾匪要脅，往往如此。白（崇禧）則乃以每月要令武漢私籌一千萬金元為其個人支配，且不令中央知道也，可痛。時局稍變，則不測之徒，即起異心。¹⁴⁴

徐蚌戰役失利，蔣更懷疑白崇禧「勾結」共黨整他，認為「陳毅股匪之主力集結於固鎮附近，對蚌埠作監視脅制之形態，而不加進犯，此其與桂（系）白（崇禧）互約，……留作聯合政府組織之地點。」¹⁴⁵

其次如晉綏系之傅作義，蔣雖賦以重責，彼此似非完全信任，如徐永昌所記：

多時來每為宜生（傅字）悚懼，何以蔣先生對之不似過去，亦有人忌而讒之歟？其如國事何？如此下去，責任日重，兵力日損，

¹⁴²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74。

¹⁴³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280。

¹⁴⁴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9 月 26 日。

¹⁴⁵ 《蔣中正日記》（手稿），民國 37 年 12 月 31 日後，「上月反省錄」。

以宜生之血性，恐有不諱之一日。蔣先生或以為中央若干師歸其指揮，不知中央軍多數已至無人能指揮，雖蔣先生亦然。¹⁴⁶

廖耀湘兵團為黃埔嫡系，瀋陽警備司令楚溪春說：「廖至驕橫，任何人不能指揮，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於四平街戰役後之檢討會議，原擬對廖有所懲戒，乃廖率黃埔軍師長若干人向蔣跪懇，卒以暫置勿議，以觀後效了事。因之，陳亦不能久任。」¹⁴⁷ 蔣為打通瀋陽和錦州的交通，命熱遼邊區司令范漢傑進駐錦州，督訓錦州部隊，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不滿范駐錦州，表示不同意，廖耀湘另派其副司令舒適存至錦州負督訓部隊之責，范不能指揮。凡作戰、訓練、裝備諸事，衛逕下令給兵團司令孫渡，甚至各軍長，但不通知范。剿總參謀長趙家驤及廖等表面擁衛，暗中各處活動，不惜以造謠手段，期使杜聿明回東北。范也採取各種辦法拉攏駐錦部隊。¹⁴⁸

前線國軍將領之暗通中共或投共，無論是雜牌或中央嫡系，可謂比比皆是，如濟南戰役吳化文之變，而為濟南失守之關鍵。徐蚌會戰何基澧、張克俠之投共，李彌兵團不得不調，而致徐州之敗。¹⁴⁹ 黃維兵團第八十五軍一一〇師師長廖運周之叛，使黃維兵團陷入混亂，且使第八十五軍第二十三師失去黃之信任，致黃兵團很快被殲。¹⁵⁰ 凡此皆由暗通中共而投共者。由中共策反而投共者，有如駐守長春之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滇系）等。屬中央嫡系者，如侯鏡如在塘沽之投共是也。

總計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戰役，國軍損失共約 150 萬人，其中被俘的約 86 萬人，降共者約 17 萬人。¹⁵¹

¹⁴⁶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34，民國 37 年 3 月 24 日條。

¹⁴⁷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48，民國 37 年 10 月 30 日條。

¹⁴⁸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70；「王叔銘呈蔣中正有關軍事剿匪事項十四則及陳繼承來電」，〈匪情報告〉，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剿匪，《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500003-006。

¹⁴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202，民國 38 年 1 月 10 日條。

¹⁵⁰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78。

¹⁵¹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70。

肆、金融的崩潰

持續的內戰，不斷的消耗，龐大軍費的開支，物資匱乏，收入短缺，物價飆漲，通貨膨脹，終致金融崩潰。幣制改革，以金圓券取代法幣而失敗，更是火上加油，一發而不可收拾。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時，法幣的發行額為 5,569 億元，到了這年 12 月即達 10,320 億，1946 年 12 月達 37,280 億，1947 年 12 月達 331,890 億，1948 年 8 月 19 日幣制改革時猛達 6,045,340 億。抗戰前（1937 年 6 月）為 14 億元。¹⁵² 抗戰八年，法幣發行增 397 倍多（ $5,569 \div 14 = 397.8$ ），戰後內戰三年，則增 1,085 倍多（ $6,045,340 \div 5,569 = 1,085.5$ ）。較戰前則增 431,810 倍（ $6,045,340 \div 14 = 431,810$ ）。

法幣的發行額，在 1947 年的一年，較上年增加 8.9 倍。到 1948 年 8 月 19 日幣制改革前，僅 8 個多月時間，就較上年增加 18 倍以上。支出增加，收入減少，赤字龐大。國府 1947 年度至 1948 年 1 至 7 月財政收支與赤字比較如下表：¹⁵³

國府財政收支與赤字（1947 年度至 1948 年 1-7 月）

單位：法幣百萬元			
年度	支出	收入	赤字
1947	43,393,805	14,064,383	29,329,512
1948（1-7 月）	655,471,108	220,905,475	434,565,612

入不敷出，赤字加大，端賴印發鈔票，小面額不足以應付，1947 年 12

¹⁵²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89；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輯，頁 596。

¹⁵³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87；孫震等，《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2 年），第 2 輯，頁 146。

月 9 日發行 2 萬、4 萬、10 萬面額的大鈔。物價立即波動。郵資加價 3 倍（平信 2 千元），電報 2 倍（每字 2 千元）。¹⁵⁴ 7 月 18 日，發行關金券，票面一萬至 25 萬元（每元合法幣 4 元）。¹⁵⁵

根據資料，茲將 1948 年各月份米價波動的情況，整理表列如下：

1948 年各月份米價波動情形

單位：法幣萬元／石

日期	米價
2 月 6 日	160
2 月 16 日	190
2 月 20 日	220
2 月 21 日	300
3 月 20 日	440
6 月 10 日	1,000
7 月 12 日	3,000

資料來源：《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95。原據民國 37 年 1 月 28 日上海《大公報》。
本表資料據《史事日誌》有關月日，頁 727、729-730、738、763、772。

一年前的 6 月底每石米為 20 萬元。¹⁵⁶ 一年之間，漲了 150 倍。

茲再依資料，將 1948 年各月份黃金波動情況整理表列如下：

¹⁵⁴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頁 708，民國 36 年 12 月 9 日、11 日條。

¹⁵⁵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 773，民國 37 年 7 月 18 日條。

¹⁵⁶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 194。

1948 年黃金波動情形

單位：法幣萬元／兩	
日期	黃金價
2 月	2,200 ¹⁵⁷
6 月 25 日	20,000 ¹⁵⁸
8 月 13 日	60,000 ¹⁵⁹

上年 1947 年 2 月黃金每兩 90 萬元，¹⁶⁰ 一年半（從 1947 年 2 月到 1948 年 8 月）之間，黃金漲了 666 倍多。小民不得一飽。公職人員三餐不繼，軍中高級軍官得到軍餉後，多先購黃金，再行出售。等到法幣到了士兵之手，已不及原值的十分之二、三了。¹⁶¹

這裏所說的高級軍官得到軍餉先購黃金，並不是為了保值，而是從中謀取暴利，例如某一軍長一次領得全軍軍餉可購得黃金數千兩，再出售其中一部分，即可收回成本，轉發所屬，其餘部分則據為己有。中間或再如法泡製，最後轉至基層，士兵或基層軍官所得，錢數依舊，而其實質，較之原值就大打折扣了。如此也加速了黃金的飛漲。

法幣形同廢紙，國府乃於 8 月 19 日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廢法幣，發行金圓券。收兌法幣及金銀外幣，法幣 300 萬元折合金圓 1 圓，金圓 2 元折銀幣 1 元，金圓 4 元折合美金 1 元，發行總額以 20 億元為限。自即日起，黃金、白銀、外幣，禁止流通或持有，限 11 月 20 日以前，無限制兌換金圓券。所有物價以 8 月 19 日為準。為加強經濟管制，特於上海、天津、廣州設置經濟管制委員會，其中尤以上海為重要，以俞鴻鈞為督導員，蔣經

¹⁵⁷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年），頁 779。

¹⁵⁸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 766，民國 37 年 6 月 25 日條。

¹⁵⁹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頁 780，民國 37 年 8 月 13 日條。

¹⁶⁰ 《王世杰日記》，頁 23，民國 36 年 2 月 11 日條。

¹⁶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79。

國協助督導。¹⁶² 實際負責者為蔣經國。蔣介石自記曰：

此舉實為國家存亡成敗所關，明知此於其個人（按指蔣經國）將為怨府與犧牲之事，但除經兒外，無人能任其事，故不能不令其負責耳。¹⁶³

幣制改革實施後，人民至國家銀行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者，亦頗踴躍，十日間收兌現金約合美金 2 千 7 百萬元。蔣以為「民心猶在」。¹⁶⁴

長期以來，法幣不斷大肆貶值，人民以及軍公教人員，無不身受其苦，一旦改制，大有「脫離苦海」之感。人民踴躍兌換金圓，亦此故也。徐永昌記曰：「改革幣制公布後，大多人民無不慶幸已獲生路。」其子元明很興奮的詢徐：「新幣制實行後，是否從此物價就不漲，生活就可安定了。」徐以不掃其子元明之興，乃以他語岔之。實則徐讀當日公布幣制改革全案，以及財政當局之解釋，認為在今日內亂之下，生產事業不能增進，交通破壞不已，稅收難以激增，尤其軍費不易限制，以過去失信到極點的政府，僅僅為此而欲改革幣制達成願望，真有令人不敢置信者。徐且認為「當局此時所岌岌者，完全在於奪獲國人外匯與金銀，但此而愈亟，則補救上愈難。」徐甚盼其言「未能合於事實也」。¹⁶⁵ 然而未久，徐氏之言，竟見諸事實也。

不到一個月，物價又起波動。糧食因限價而不運入市場，上海、南京搶米、搶購之風愈熾。10 月 31 日，政府放棄限價政策，都市仍難買到米糧。11 月 11 日，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黃金每兩兌換金圓券 1 千元，美鈔 1 元兌換 30 元（發行時原為 4 元）。發行不到 3 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¹⁶⁶

¹⁶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79-780；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頁 124-128。

¹⁶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28。

¹⁶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129。

¹⁶⁵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113-114，民國 37 年 8 月 20 日條。

¹⁶⁶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780。

政府高級官員悉認國事不可藥救，臺灣省主席魏道明痛恨新幣制之害事害人，臺灣固然受損失極大，尚不似內地之勢如燎原。日來京滬縱依議價，亦難於購到物品，尤其是米、麵，一日數漲。米每石已近千元，公教人員苦不可言，滬上搶糧不得，變亂堪虞，京滬交通阻斷，誰敢保證何時變亂。¹⁶⁷徐永昌記曰：

搶米已至第四天，漂亮西服的中年市長（似指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察局長、衛戍司令、行政院、內政部，不聞有所救正。外人日言我政治無能，今日表現的更十足。

白下路（南京）萬人搶麵粉踏死三人，全城搶米，已死五人。……據聞街市隨便議論，叫詈總統夫婦，警察付以同情之笑。¹⁶⁸

伍、國黨內閹蔣氏下野

軍事潰敗，物價高漲，人心惶惶，怨聲載道。1948年3月底至5月初，國民大會集會南京期間，代表以國民黨籍居多，借此發洩怨氣，表示不滿。蔣為安定人心，向國大代表作施政報告時，謂經濟軍事誠有若干危機，但不如外傳之甚，其所以傳說紛紜，完全由我們自己造成恐懼，完全由共黨造謠而動搖。截至現在，法幣發行未超過70萬億，國有之黃金、白銀、外匯及國營事業出售（按：共可折合約美金7億元），均為穩定經濟主要力量。現在問題不是經濟軍事問題，而是物價高漲，人心不安。共黨與外國人皆傳6個月可以擊潰政府。蔣則斷言3個月至6個月以內，必定肅清黃河以南匪之主力。¹⁶⁹稍後，蔣在國民大會堂紀念週中，向中央委員及國民黨籍代表（仍2千數百人）致詞，略謂同志信心動搖，受人宣傳，自失立場，即是毀滅自己。日前施政報告絕對確實，絕對負責，絕無欺騙。從前赤手空拳，尚能革命，今日有如此大力，為什麼害怕！下午即有代表發言，云如總裁（蔣）報告之經濟，國家銀行可作基金者當有7、8億美金；既如此，何必懇美借債；

¹⁶⁷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53，民國37年11月7日條。

¹⁶⁸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55-156，民國37年11月10日條。

¹⁶⁹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44，民國37年4月9日條。

又何必不以 1 億美金收回濫發法幣，而盡使國家社會如此受罪。又有若干代表在休息時說：總裁講我們當初赤手空拳打倒滿清，今日有此大力決可消滅共匪云云。不知當初是以新銳打腐化，今日是以腐化打新銳，前後恰是相反，國民黨永不知革新，國民黨從此已矣。¹⁷⁰

大會期間發生一驚人事件，即東北代表孔憲榮在寓所自縊。孔為東北抗日游擊名將之一，勝利後隸屬杜聿明，任松江支隊司令，陳誠整編時，將其所部萬人撥歸吉林省主席梁華盛指揮，孔即閒散。此次代表來京，在會場與杜交談。在永吉國軍撤退時，其一子一媳於中途失散，其妻與幼子尚在長春。大會中，東北代表攻擊陳誠尤激烈。在勵志社晚宴中，蔣致詞為陳解釋，謂陳總長去東北，為東北人士歡迎去的，勝敗無常，誰能保險不敗，張代表請斬馬稷（喻陳），未免過當。是晚之會，一般情緒，均極不佳。¹⁷¹

國民黨內鬨之升高，為總統與副總統之選舉問題而起紛爭。4 月 4 日，國民黨中央臨時全體會議，討論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蔣表示不出任總統候選人，願居公職地位，擔任剿匪戡亂、保障行憲之責任。並主張提出一黨外人士（按：已徵得胡適的同意）為總統候選人。¹⁷²

黨內人士為此爭論，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認為蔣不任總統，對於軍事、經濟立即會發生不良影響；一派認為此一退讓果能實現，凡不滿政府與蔣者，其印象必能立即轉好，寄予同情，且轉生信賴，謂之為國民黨復生，亦無不可。但前者聲浪至高，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嘵嘵不休。蔣頗不耐，乃決定交國民黨中常會研究。中常會開會時，蔣未出席，與會者賀衷寒、黃宇仁等三青團人士主張接受蔣之意見；陳果夫、立夫二陳等黨中幹部以為蔣必須出任第一屆總統；黨之元老戴季陶發言由開天闢地至原子力量，證明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會議建議仍請蔣為第一屆總統候選人。劉公武起立發言，以為應尊重蔣所指示，不計名位，為國家作有效之服務。潘公展即作斥責聲調，謂已決議通過，劉之所言殊屬不當。戴季陶即發言，除指責劉之所言不當外，言論越出範圍。時間既久，吳忠信送一紙片給戴，戴似不勝其惡煩，

¹⁷⁰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59，民國 37 年 5 月 3 日條。

¹⁷¹ 《徐永昌日記》，第 9 冊，頁 49、52，民國 37 年 4 月 16、19 日條。

¹⁷²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頁 70。

仍講若干乃止。散會後，戴即訊責吳，吳謂非盡己意（谷正綱覺戴言太多，書一請少言紙片，請吳轉遞，以吳長者，戴或不之責也）。戴遂大發其神經病。¹⁷³

4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仍推蔣為總統候選人，蔣接受，對胡適深感歉疚。胡則有輕鬆之感。惟總統、副總統之選舉，黨不提名，蔣與居正由國大代表連署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連署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者，則有孫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傳霖6人。¹⁷⁴

蔣氏決定改變態度，接受提名的原因之一，乃桂系李宗仁可能出而競選，則局面更糟。如蔣氏所記：

以余（蔣）當時在中央全會提議，應由本黨提簽黨員或黨外賢達為候選人時，白崇禧即緊問：如提簽黨內，究屬何人？此一問題實令余驚懼不敢作答，可知若輩之計，如余不應選，則桂系必先競選總統，毫不謙讓，則余之目的不僅不能達成，而且黨與國更亂，而人民之痛苦，亦不知伊於胡底。故不得已而不敢再辭。¹⁷⁵

副總統之選舉，蔣支持孫科而反對李宗仁，但一向親蔣之徐永昌則逕投李票。其原因，徐以為：（一）年來時局江河日下，若不即有改革，必至於崩潰無救。（二）孫、于、程諸氏，數年來身居中樞要職，迄無匡救建議與言論，任何人均不能信賴其今後能有所振作。（三）李競選宣言曰：肅清貪污，改革政治，清算豪門資本。此皆總統立場之言，在副總統似無發表上項宣言權利，但水深火熱的今日，卻獨能抓獲人心；然彼固亦接近豪門資本者，而任用李品仙（安徽省主席）有貪污之稱，與其夫人之干涉政治等等，其疵點亦多，不過彼倔強有信譽。在無可如何之今日，多數人士總冀其能以去就匡救蔣先生之失，較其他諸氏所宣布者，既不能痛下針砭，恐仍依附其間，

¹⁷³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40-43，民國37年4月4日條。

¹⁷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72、77。

¹⁷⁵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六屆臨時中全會之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2009年第1期，頁89；〈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37-005。

不得已而求其次，此亦多數代表之意見也。¹⁷⁶

蔣對李宗仁不服勸告，至為憤慨，4月12日在紀念週中援引民國2年黨員不聽孫中山之命而致黨之分裂，作為鑒戒，矛頭指向李宗仁，並自記曰：「競選副總統之黨員，至今仍不相上下，而李（宗仁）之行態更為卑劣。」¹⁷⁷ 根據保防單位之密報：李「利用人民厭戰心理，散布其能調和李濟深（按為反蔣健將）與政府關係，團結國民黨陣營，並透過李濟深與中共洽商和平等空氣，爭取思想左傾代表同情。」¹⁷⁸ 是以副總統之選舉，暗潮洶湧，投票3次，各候選人皆未超過半數，第四次以得票較多之二名李宗仁、孫科競選，李以較多票當選。¹⁷⁹ 孫敗李勝主要原因，為桂系結合對中央不滿的派系，與蔣對抗。李之同系程思遠認為：「當時對現狀不滿和反對CC這兩股主流，恰巧為李宗仁用上。」¹⁸⁰

國民黨之內鬨，隨戰局之逆轉而加劇，對共和平之幻想，亦相對的提升，當徐蚌、平津戰役失利之際，大家「以為蔣先生一走，和平立現。」謠諑繁興，「一般人民聞蔣先生出國，多有放炮竹以誌欣慶者。」一向支持蔣氏的徐永昌，此時對蔣亦有微詞，認為蔣「自欺乃驕」，有勸蔣「罪己下野」之意。¹⁸¹ 華中剿共總司令白崇禧統率30萬大軍，保持完整，鎮守武漢，有舉足輕重之勢，在其推動下，乃發起和平運動。長期致力「反蔣運動」與桂系關係密切的李濟深，也從香港密電勸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桂省主席）等，要共同攜手反蔣，配合中共，「贊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¹⁸² 在李濟深密電後的第三天，白崇禧即於12月24日自漢口致電蔣氏，促與中共言和，實即要蔣下野，其電有云：

¹⁷⁶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53-54，民國37年4月23日條。

¹⁷⁷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298；〈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37-005。

¹⁷⁸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296；〈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37-017。《戰後中國的變局》，頁296。

¹⁷⁹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79。

¹⁸⁰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頁299。

¹⁸¹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82，民國37年12月18日條。

¹⁸²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686。

民心代表軍心，民氣猶如士氣，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整個國軍，雖不辭任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之崩潰。

同時提出與共談和建議三項如下：

- (一) 先將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其出而調處，正式徵其同意，約同蘇聯共同斡旋和平。
- (二) 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談。
- (三) 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行動，聽候和平解決。¹⁸³

白氏之電，由張羣、吳忠信呈蔣，蔣即表示苟利國家，出處進退，絕不縈懷。當由張、吳與李宗仁商談，希李代理總統職權。李亦希蔣早日引退。¹⁸⁴ 李對徐永昌說：「吳禮卿（忠信）昨（25日）銜命來訪，謂渠（吳）曾勸蔣先生暫卸仔肩。蔣先生曰：交與何人？自然是德隣（李字）了。即令渠來見告此意，並屬預作準備。李語竟曰：此何事；我如何作此準備耶？」¹⁸⁵ 李之表態，似對蔣之「暫卸仔肩」有所疑慮，乃要張羣、張治中、吳忠信等轉達彼之建議，勸蔣下野。謂此已成定局，且須從速，即於年前有所表示，否則恐不及矣。如此激情，蔣云「余去不成問題」，惟對共方須有把握，究否有無接談之人，斷難片面言和；軍隊亦須安排，且須得到把握，斷無丟下即走之理；須顧全法統。¹⁸⁶

李之左右力勸李應旗幟鮮明，表明立場。乃草擬條件，經李同意交蔣。要點是：蔣主動下野；李繼任，宣布和平主張；和談以內閣為主，總統授權；和談前改組內閣；撤銷戡亂令，部隊主動撤離戰場，釋放政治犯等。蔣對李之草案亦有修改，其中主要之點有「李先生依法代行總統職權」及「為保證和平談判之順利，軍事應有嚴密之部署，尤須鞏固軍心，團結一致。」白崇禧堅決反對，主張「蔣下野必須辭職，由德公正式就任總統，不能用代理名

¹⁸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203-204。

¹⁸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7，上冊，頁203-204。

¹⁸⁵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87，民國37年12月25日條。

¹⁸⁶ 《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91，民國37年12月29日條。

義。」¹⁸⁷

30 日，白再通電「言和」，其真正目的，是為借此機會逼蔣下野。只靠本身力量不行，非用共黨的壓力不可。他找來與中共有關係的劉仲容，去聯絡中共，共同反蔣。劉到上海會見中共祕密聯絡人吳克堅，遲未獲復。黃紹竑即到香港，急找李濟深，李已去大連，參加中共新政協籌備工作。但找到民革另一負責人黃琪翔，乃交給他一封信，謂白早有反蔣決心，只因時機未熟，不敢發動。上（12）月 24 日致蔣之電，實際就是為了倒蔣。蔣不會輕易下野，須以武力解決，必須有軍事行動之準備，尤應與中共方面取得諒解與合作。請任公（李字任潮）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漢反蔣經過及以後決心與行動；（二）請中共中央轉知華中當局，與武漢方面達成軍事諒解；（三）商定以後作戰計畫。經黃琪翔聯絡，兩人與中共駐香港代表潘漢年見面，說明聯合反蔣必要，且謂桂系反蔣決無美國背景。¹⁸⁸ 潘報告中共中央，得到的指示是：同意和白崇禧聯合對蔣，要白立即派代表到鄭州與中共前線負責人聯絡。黃更向潘要求，願以私人身分奔走和平，請潘派人同他一起去同中共中央負責人商談，作出一個和平基本協議的草案，給李、白考慮。潘表示拒絕，謂李宗仁如能效法傅作義，明確接受毛澤東的八項條件作為先決條件，就好商談和平解決方案。黃至武漢向白報告接洽結果，據黃回憶，因蔣下臺，李上臺，白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¹⁸⁹

原先白崇禧派到上海的劉仲容，與中共方面吳克堅的聯絡，此時有了答話。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給吳的電報上，加寫一段話說：

望要劉仲容即去告李、白，絕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系應準備實行和蔣決裂，我方為配合解決蔣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蔣系有所區別。¹⁹⁰

1949 年 1 月 28 日，劉仲容和黃啟漢到了北平，會見中共北平市長葉劍

¹⁸⁷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87-688。

¹⁸⁸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191-192。原據〈潘漢年致周（恩來）、李（克農）並中央電〉，1949 年 1 月 18 日。

¹⁸⁹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697。

¹⁹⁰ 《毛澤東年譜》，下卷，頁 447-448。

英，說李宗仁交待：第一是局部和平，並與中共併肩作戰；第二是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在西柏坡的周恩來看到葉的簡報後，在起草中央復電中，指出「加深李、白與蔣系的分裂」方針，十分重要，要劉仲容立即返回南京，告訴李宗仁：「即應迅速與蔣分裂，逮捕蔣之嫡系將領如顧祝同、湯恩伯、俞濟時、陳大慶及特務頭子毛人鳳……等人，方能站穩腳跟，進行和談。」但劉估計，李在南京既無力量，也無膽量逮捕中共所提到的那些人。¹⁹¹ 李也頗感為難，說：「不要說逮捕他們，今天我不被他們捉去已算很好了。」¹⁹²

蔣下野後，李、白努力之和談，終無所成，共軍於4月21日渡江，政府遷往廣州，蔣、李鬥爭仍繼續不斷。5月22日，蔣指示祕書周宏濤致電在美國的俞國華，要他將李、白的罪惡廣為告知其部屬。此電稍長，但可從中了解李、白聯共反蔣的一些梗概，曰：

去年（1948）杪，桂系勾結共匪以要求總統下野，作為和平條件，於是有所謂和平運動。在李、白主持策動之下，在華中發動。當時徐州會戰正酣，華中方面不但按兵不動，甚且阻止中央調遣援軍，卒致會戰歸於失敗。此役以後，桂系主和益亟，倡言總統如不下野，則共黨不願言和。總統乃向李德鄰（宗仁）、孫哲生（科）、吳禮卿（忠信）諸同志指明：中（正）可尊重大家之主張，潔身引退；惟個人引退後，共黨將不但不與政府謀和，並將要求政府無條件投降。自本年（1949）一月二十二日，總統毅然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後，共匪行徑果如所言，初則遲遲不與李、白談判和平，繼則提八條二十四款，迫使政府無條件投降。至是方忍無可忍，羣起反對，使李、白無法簽降。因之有四月二十二日總統與李、白等在杭州之會商。當時議定，如李、白決心反共到底，則本黨當予全力支持，以貫徹戡亂政策。惟此後李、白仍繼續與共匪暗通聲氣，放言如欲再戰，必須總統出國。事之不合理者，實無逾於此。蓋其意欲逼使總統出國，俾能遂其任意處分

¹⁹¹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698-699。

¹⁹²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701；《周恩來年譜》，頁811，均書為「劉仲華」，應即劉仲容。

國家財產，背叛反共國策，達其所以勾結共匪之目的。¹⁹³

陸、結語

對日八年抗戰，國力消耗至鉅，民窮財盡，人民流離失所，無不渴望和平，厭懼戰爭。中共掌握此種心理，倡導和平，反對內戰，而又以和備戰，國民黨則是以戰逼和，和既不能，戰爭愈演愈烈，進至 1948 年，內戰已達三年，國方已是精疲力竭，士氣消沉，每戰皆北；尤其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戰役之敗，精銳盡失，不堪再戰。而共方則以戰勝之威，士氣旺盛，必欲奮戰到底。國方復以金融崩潰，物價飛漲，人民痛苦已到極限。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以為只要蔣氏下野，和平立可實現。反蔣倒蔣之聲為之升高，共黨與黨外人士倡之於先，黨內同志應之於後，裏應外合，毛澤東完成打倒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工作，便指日可待了。

¹⁹³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734；「周宏濤電俞國華報告蔣中正下野和平運動原由」，〈國防情報及宣傳（三）〉，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外交，《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600010-003。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獻選輯》，第 17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第 6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9 年。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臺北：國史館，民國 96 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 9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0 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2。臺北：國民黨黨史會，民國 73 年。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7，上冊。臺北：國民黨黨史會，民國 67 年。

《蔣中正日記》（手稿）（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文物圖書—稿本（一）。

〈匪情報告〉，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剿匪。

〈國防情報及宣傳（三）〉，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外交。

二、期刊、報紙

《大公報》，上海，民國 37 年。

三、專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下卷。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料》，第 2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津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1989 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淮海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
- 光亭等，《國共內戰》（護國與解放）。臺北：知兵堂，民國 95 年。
-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1945-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
- 金沖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 孫震等，《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第 2 輯。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2 年。
- 張仁善，《1949 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年。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年。
- 傅國湧，《1949 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武漢：長江文藝，2005 年。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 劉 統，《中國的 1948 年兩種命運的決戰》。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 年。

五、期刊論文

- 田居儉，〈開國奠基的 1949〉，《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12 卷 5 期（2005 年 9 月）。

胡平生，〈行色匆匆：1947 年蔣中正的兩次北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6 期（2009 年 12 月）。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六屆臨時中全會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